

郁離子

下





郁離子卷之下

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弘文館

學士誠意伯青田劉基著

甌粵 鄭 能拙卿校刊

天地之盜第八

郁離子曰：人，天地之盜也。天地善生，盜之者無禁。惟聖人爲能知盜，執其權，用其力，攘其功，而歸諸己，非徒發其藏，取其物而已也。庶人不知焉，不能執其權，用其力，而過其機，逆其氣，暴天其生息，使天地無所施其功，則其出也匱，而盜斯竄矣。故上古之善盜者，莫伏羲神農氏若也。惇其



典庸其禮操天地之心以作之君則既奪其權而執之矣於是教民以盜其力以爲吾用春而種秋而收逐其時而利其生高而宮卑而池水而舟風而帆曲取之無遺焉而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故曰惟聖人爲能知盜執其權用其力非徒取其物發其藏而已也惟天地之善生而後能容焉非聖人之善盜而各以其所欲取之則物盡而藏竭天地亦無如之何矣是故天地之盜息而人之盜起不極不止也然則何以制之曰遏其人盜而通其爲天地之盜斯可矣

公儀子謂魯穆公曰君知圃人之爲圃乎沃其壤平其畦

通其風日疏其水潦而施藝植焉宓隆乾濕各隨其物產之宜時而樹之無有違也蔬成而後摘之相其豐瘠取其多而培其寡不傷其根櫟已而溉蔬忌其櫟於是庖且充而圃不匱今君之有司取諸民不度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幾何而入于官者倍焉君之圃匱也已臣竊爲君憂之○楚使芋叔爲尹課上最楚王大悅視陵切譏諸朝孫叔敖仰天大笑三噓而三頓楚王不懌曰令尹有不足於寡人與盍教之而廷耻寡人竊爲令尹不取也孫叔敖對曰臣之里人有洿池以爲利者吳行人過楚見其魚鼈之物也謂之曰我善漁臣之里人喜爲之具罔罟舟楫資其行則

趨而之其池曰我於是乎漁臣之里人蹙然曰吾惟子能取江湖之魚以益我也若是則吾固有之矣而焉用子爲哉今楚國之民莫非王民矣芋叔之尹申也不聞有令政以來隣國之民而多取諸王之固有以最其課是剗王之股以啗王也則王之左右皆能之矣不惟是夫也今王朝群臣而譴之群臣不佞由是而度王心則相率而慕效之以爲敵國驅是社稷之憂也楚王曰善哉乃黜芋叔下令國中曰下邑之大夫有教芋叔剗吾民以最課者服上刑楚人大悅三年而伯諸侯艾大夫曰民不可使佚也民佚則不可使也故曰有事以

勸之則易治矣郁離子曰是術也非先主之道也先主之使民也義而公時而度同其欲不隱其情故民之從之也如手足之從心而奚恃於術乎今子之民知畏而不知慕知免而不知競而子之所用者無非培克之吏所行者無非朝四暮三之術也子以爲人不知之而不知人皆知之也故子以是施諸民民亦以是應諸子上下之情交隱矣子徒見其貌之合而不知其中之離也見其外而不察其心者也故自喜以是爲得計而不思惡勞欲逸人志所同是故先王之養民也聚其所欲而勿施其所惡今子反之庸非罔乎上罔下則不親下罔上則不孫不孫不親亂之

蘊也。詩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子爲司直，乃不循先王之舊章，而以罔教，僕實不敢與聞。大夫雖慙，不能改也。郁離子謂艾大夫曰：子以爲以力毒人，而人不言怨者，其畏威也乎？懷德也乎？大夫曰：亦畏威而已矣。郁離子曰：吾始以爲夫子莫之知也，而今而後知夫子非莫之知也。夫子以鉤距擿雉戟切，投也。又他歷切。民隱，羅其財，以供公，非得已也。夫子之心，人知之也，而夫子之所任，則非能以夫子之心爲心者也。是以民免而弗子懷也。詩云：小東大東，杼軸其空。又曰：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今茲備矣，而民不言是。

怨不在口，而在腹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若藥之在

礪匹免切

未有火以發之也。夫子而今知之矣，能無虞乎？

韓非子爲政于韓，且十年，韓貴人死於法者無完家。於是韓多曠官。王謂公叔曰：寡人欲用人，而韓之羣臣舉無足官者，若之何哉？公叔對曰：王知夫種樹乎？臣家國東郊，世業種樹。樹之材者，松柏效合切，枯植可以爲棟梁。種之必三五十年而後成，其下者爲檉丑成反，河柳也。柳、樸、櫟，種之則生，不過爲薪，故以日計之，則棟梁之利緩，而薪之利速。以歲計之，則薪之利一，而棟梁之利百。臣俱種之，世享其利，是以富甲於韓國。臣鄰之窶吏，急慕而思效之，植松栢，不能三

年不待其成而輒伐之，以爲常，僅足以朝夕食無餘也。今君之用入也不待其老成，至於不克負荷而輒以汰戕之，棟梁之材竭矣。一朝而屋壞，臣恐束薪不足以支之也。郁離子曰：虎之力於人不啻倍也，虎利其爪牙而人無之，又倍其力焉，則人之食於虎也無怪矣。然虎之食人不恒見，而虎之皮人常寢處之，何哉？虎用力，人用智，虎自用其爪牙，而人用物，故力之用一而智之用百，爪牙之用各一而物之用百，以一敵百，雖猛不必勝，故人之爲虎食者有智與物而不能用者也是故。天下之用力而不用智與自用而不用人者，皆虎之類也。其爲人獲而寢處其皮也，何足怪哉？

省敵第九

郁離子曰：善戰者省敵，不善戰者益敵。省敵者，昌；益敵者，亡。夫欲取人之國，則彼國之人皆可敵也。故善省敵者，不使人我敵。湯武之所以無敵者，以我之敵敵敵也。惟天下至仁爲能以我之敵敵敵，是故敵不敵而天下服。郁離子曰：水赴壑，鳥赴林，蠅赴臭，不驅而自至者也。而奚以召之哉？利者衆之所逐，名者衆之所爭，而德者衆之所歸也。是皆足以聚天下者也。故聚天下者，其猶的乎？夫的也者，衆矢之所射，衆志之所集也。堯舜以仁義爲的，而天

下之善聚焉。收天下之所爭逐者，爲之均之，不使其爭逐也。及其至也，九州來同，四夷鄉風，穆穆雍雍，以入于其的之中。桀紂以淫欲爲的，而天下之不善聚焉。收天下之所爭逐者，私諸其人及其窮也。諸侯百姓相與操弓注矢的其躬而射之，是故不能仁義而爲天下的者，禍也。故秦之未帝也，天下莫彊焉。及其吞六國而一位號，不過再世匹夫呼而與之爭，天下並起和之，莫不以秦爲辭者，的所在也。陳涉先起而先亡，以其先自王以爲秦兵之的也。故曰：不爲事先，動而輒隨者，不爲的而已矣。昔者秦攻韓，上黨上黨之守馮亭，以上黨歸于趙，趙人受之，是以有長平之

敗趙國幾亡。夫秦之所欲取者，上黨也。兵之所加，不選其韓與趙也。惟上黨之所在耳。介山之草木何罪，而焚乎？子推之所在也，是故辭禍有道，辭其的而已矣。

秦惡楚而善於齊，王剪帥師伐楚。田璆謂齊王曰：「盍救諸？」齊王曰：「秦王與吾交善而救楚，是絕秦也。」鄒克曰：「楚非秦敵也，必亡，不如起師以助秦，猶可以爲德。」而固其交。田璆曰：「不然，秦虎狼也，天下之彊國六，秦已取其四，所存者齊與楚耳。譬如摘果，先近而後遠，其所求取者，力未至也，其能終留之乎？今秦豈誠惡楚而愛齊也？齊楚若合，猶足以敵秦。以地言之，則楚近而齊遠，遠交而近攻，秦之宿計也。」

有問
故將伐楚，先善齊以絕其援，然後專其力於楚。楚亡，齊其能獨存乎？諺有之曰：攢矢而折之，不若分而折之之易也。此秦之已效計也。楚國朝亡，齊必夕亡。秦果滅楚而遂伐齊，滅之。

孽搖之虛有鳥焉，一身而九頭，得食則八頭皆爭，呀然而相銜，灑血飛毛，食不得入咽，而九頭皆傷。海鳥觀而笑之曰：而胡不思九口之食同歸于一腹乎？而奚其爭也。

晉平公作琴，大絃與小絃同，使師曠調之，終日而不能成聲。公怪之，師曠曰：夫琴大絃爲君，小絃爲臣，大小異能，合而成聲，無相奪倫，陰陽乃和。今君同之，失其統矣。夫豈瞽

師所能調哉。

無支祈與河伯鬪，以天吳爲元帥，相抑氏副之。江疑乘雲列缺御雷，泰逢起風，箕號行，雨蛟蟬，鯨鯨激波濤，而前驅者三百朋，遂北至于碣石，東及呂梁。河伯大駭，欲走靈姑胥，止之曰：不如且戰，不捷而走，未晚也。乃謀元帥靈姑胥曰：曩負可。河伯曰：天吳八首八足，而相抑氏九頭，實佐之。雷風雨雲之神各專其能，以衛中堅。蛟鼉鯨鯢莫不尾劍口鑿，鱗鋒鬣鐔，掉首摧山，捷鬚倒淵，而豈曩負所敢當哉。靈姑胥曰：此臣之所以舉曩負也。夫將以一身統三軍者也。三軍之耳目齊于一人，故耳齊則聰，目齊則明，心

齊則一萬夫一力天下無敵今天吳之頭八而副之者又九其頭臣聞人心之神聚于耳目目多則視惑耳多則聽惑今以二將之心而御其耳目六十有八則已不能無惑矣加以雲雷風雨之師各負其能而畢欲逞焉其孰能一之故惟最負爲足以當之最負之冥冥不可以智誘威脅而謀激也而其志有必至破之必矣乃使最負帥九夢以伐之大捷故曰衆志之多疑不如一心之獨決也

常羊學射于屠龍子朱屠龍子朱曰若欲聞射道乎楚王田于雲夢使虞人起禽而射之禽發鹿出于王左麋交于王右王引弓欲射有鵠拂王旃而過翼若垂雲王注矢于

弓不知其所射養叔進曰臣之射也置一葉于百步之外而射之十發而十中如使置十葉焉則中不中非臣所能必矣

郁離子曰多能者鮮精多慮者鮮決故志不一則死死則散散則潰潰然罔知其所定是故明生于一禽鳥之無知而能知人之所不知者一也人爲物之靈而多欲以昏之反禽獸之不如養其枝而枯其根者也嗚呼人能一其心何不如之有哉

粵工善用舟越王用之良命廩人給上食粵之治舟者宗之歲餘言于粵王曰臣不惟能造船而又能操舟王信之

雋李之役風于五湖溺焉越人皆憐之郁離子曰是畫文古蛇而爲之足者之類也人無問智愚惟知止則功完而不毀故以子胥之賢而不免焉夫子胥之入吳也圖報其父兄之讐而已矣及其入郢而鞭平王足矣夫復何求哉乃不吝而沉其身不知止也

郁離子曰水鴉翔而大風作穴蟻徙而陰雨零豈其知之獨覺哉惟其所願欲莫切於飽與安也故孜孜以候之氣將來而必知惟其心之專也是故知嘆音漢者莫如農知水泐者莫如馬知寒暑者莫如蟲故以則守閤以聳聽樂取其專也魯人有善言易者百家之訓詁疏義無不誦而

記之命之上則不中吳有醫與之談脈證必析而論其治疾無不愈者故曰誠則明矣水鴉之知風穴蟻之知雨誠也

屠龍子與都黎夾都黎數敗館人憐而助之又敗觀者皆愕胥助焉從者請之曰吾聞寡不敵衆彼方鳩羣知吾憂子之不勝以圯前勞也屠龍子弗應坐而夾如故都黎乃大敗不能支助者相顧皆失色執子以詎使復之俱弗敢矣從者喜曰神矣哉夫子之夾也屠龍子曰未也子不觀夫鬪獸乎夫獸虎爲猛今以虎鬪虎則獨虎之不勝多虎也明矣以狐鬪虎則雖千狐其能勝一虎哉多愈見其自

亂也。昔者六國合從以擯秦，辯士之爲秦者，以連衡喻之。六國果不勝，如辯士言。今者之奕，猶是也。吾嘗行于野，見兩頭之蛇，其首一東而一西，二首相製，終日不能離其處。吾觀而悲，爲故爲巨室者，工雖多，必有太匠焉；非其畫不敢裁也；操巨舟者，人雖多，必有柁師焉；非其指不敢行也。故視聽專而事不僨，是故四海之民聽于一君，則定百萬之師，聽于一將，則勝。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以不潰於成。雖使奕秋爲之，猶當敗也。而況非奕秋者乎？吾何憚焉。

虞孚第十

虞孚問治生于計然先生，得種漆之術，三年樹成而割之，得漆數百斛，將載而鬻諸吳。其妻之兄謂之曰：吾常於吳商，知吳人尚飾，多漆工，漆於吳爲上貨。吾見賣漆者，煮漆葉之膏以和漆，其利倍而人不知也。虞孚聞之，喜如其言，取漆葉煮爲膏，亦數百甕，與其漆俱載以入於吳。時吳與越惡，越賁不通，吳人方艱漆。吳僧聞有漆，喜而逆諸郊道，以入吳國。勞而舍諸私館，視其漆甚良也。約旦夕以金幣來取漆，虞孚大喜。夜取漆葉之膏和其漆以俟。及期，吳僧至視漆之封識，新疑之，謂虞孚請改約期。二十日至，則其漆皆敗矣。虞孚不能歸，遂丐而死于吳。

若石隱于冥山之陰有虎恒蹲以窺其藩若石帥其人晝夜警日出而殷鉦之盈日入而燎燿宵則振鐸以望植棘樹墉坎山谷以守卒歲虎不能有獲一日而虎死若石大喜自以為虎死無毒已者矣於是弛其機撤其備垣壞而不脩藩決而不理無何有狐救朱逐麋來止其室之隈聞其牛羊豕之聲而入食焉若石不知其為狐也叱之不走投之以塊狐人立而爪之斃君子謂若石知一而不知二宜其及也

郁離子居山夜有狸取其雞追之弗及明日從者獲黃絡其入之所以雞狸來而繫焉身縲而口足猶在雞且掠且

奪之至死弗肯舍也郁離子歎曰人之死貨利者其亦猶是也夫宋人有為邑而以賂致訟者士師鞠之隱弗承掠為隱如故吏謂之曰承則罪有數不承則掠死胡不擇其輕終弗承以久且死呼其子私之曰善保若貨是吾以久易之者人皆笑之則亦與狸奚異焉

蹶叔好自信而喜違人言田于龜隱取其原為稻而隱為梁其友謂之曰梁喜九稻喜隱而子反之失其性矣其何以能獲弗聽積十年而倉無儲乃視于其友之田莫不如所言以獲乃拜曰予知悔矣既而商于汶上必相貨之急於時者趨之無所往而不與人爭比得而趨者畢至輒不

獲市其友又謂之曰善賈者收人所不爭時來利必倍此
白圭之所以富也弗聽又十年而大困復思其言而拜曰
予今而後不敢不悔矣他日以舶入于海要其友與偕則
汎濫而東臨于巨淵其友曰是歸塘也往且不可復又弗
聽則入于大壑之中九年得化鯢之濤噓之以還比還而
髮盡白形如枯腊人無識之者乃再拜稽首以謝其友仰
天而矢之曰予所不悔者有如日其友笑曰悔則悔矣夫
何及乎人謂蹶叔三悔以沒齒不如不悔之無憂也
齊人有好訴食者每食必訴其僕至壞器投匕箸無空日
館人厭之忍不言將行■贈之以狗曰是能逐禽不腴以

贈予行二十里而食食而召狗與之食狗嗥而後食且食
而且嗥主人詬苟溝胡邁
二切罵也于上而狗嗥于下每食必如之
一日其僕失笑而後覺郁離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
之又曰飲食人則人賤之斯人之謂矣

黔中仕于齊以好賄黜而困謂參龍先生曰小人今而痛
懲于賄矣惟先生憐而進之又黜參龍先生曰昔者玄石
好酒爲酒困五藏熏灼肌骨蒸煮如烈百藥不能救三日
而後釋謂其人曰吾今而後知酒可以喪人也吾不敢復
飲矣居不能閱月同飲至曰試嘗之始而三爵止明日而
五之又明日十之又明日而大醺音照忘其欲死矣故猶不

能無食魚雞不能無食豕犬不能無食臭性之所就不能絕也

句章之野人翳其藩以艸聞啾啾之聲發之而得雉則又翳之冀其重獲也明日往聆焉啾啾之聲如初發之而得蛇傷其手以斃郁離子曰是事之小而可以爲大戒者也天下有非望之福亦有非望之禍小人不知禍福之相倚伏也則徼倖以爲常是故失意之事恒生於其所得意唯其見利而不見害知存而不知亡也

犖寔之梁父之山得礪礪焉以爲美玉而售之人曰是礪礪也石之似王者也若以玉價售徒貽人笑且卒不能售

胡不實之雖不足爾欲售矣弗信則抱而入海將之燕適海有怪濤舟師大怖徧索于舟之人曰是必舟有寶而龍欲之耳有則亟獻之無惜惜胥沒矣犖寔撫膺而哭問其故曰予實有重寶今將獻之不能不悲耳索而視之礪礪也舟師啞然恣其怖而笑曰龍宮無子不能識此寶也姑蘓之城圍吳王使太宰伯嚭皮上聲發民以戰民訴曰王日飲而不虞寇使我至于此乃弗自省而驅予戰戰而死父母妻子皆無所托幸而勝敵又不云予功其奚以戰太宰嚭以告王請行賞王恹不發請許以太夫之秩王顧有難色王孫雄曰姑許之寇退與不與在我王乃使太宰嚭

布令或曰王好詐必誑我國人亦曰姑許之冠至戰不戰在我於是王乘城鳴夷子皮虎躍而鼓之薄諸閭闔之門吳人不戰太宰嚭帥左右扶王以登臺請成弗許王伏劍泰伯之國遂亡

鄭之鄙人學爲蓋三年藝成而大旱蓋無所用乃棄而爲桔槔又三年藝成而大雨桔槔無所用則又還爲蓋爲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蓋者欲學爲兵則老矣郁離子見而嗟之曰是殆類漢之老郎與然老與少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藝事由已之學雖失時在命而不可盡謂非已也故粵有善農者鑿田以種稻三年皆傷于澇人謂

之宜洩水以樹黍弗對而仍其舊其年乃大旱連三歲計其獲則償所歉而贏焉故曰旱斯具舟熱斯具裘天下之名言也

孤丘之野人世農農由之入儉恒思易其業而未有加於農者其舅之子騶于邑大夫歸而華其衣見而企焉遂棄農而往爲騶其主曰汝自欲耳余弗汝遂也三年而不返則汝之田與廬吾當使他人營之無悔也音几曲而辭曰唯越三年而其所事者物故欲復歸而田與廬皆易入矣故主憐而召之而其同里皆疾其入故而違常也遂恐不敢復而塗殍焉或以語郁離子郁離子曰古稱良農不

爲水旱輟耕良賈不以折閱廢市正謂此也

吳人有養猿于籠十年憐而放之信宿而輒歸曰未遠乎
與居反而舍諸太谷猿久籠而忘其翼遂無所得食鳴而
死是以古人慎失業也

郁離子曰多疑之人不可與共事微倖之人不可與定國
多疑之人其心難其敗也以擾微倖之人其心汰其敗也
以忽夫惟其多疑也而後逢迎之夫集焉惟其微倖也而
後忌憚之夫集焉逢迎之夫道其猜而掩其明忌憚
之夫盈其欲而厲其暴然後益疑其所不當疑而決其所
不當決敗而後悔奚及哉

天道第十一

盜子問於郁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然則
天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飛者鳥鳶
多而鳳凰少豈鳳凰惡而鳥鳶善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
而麒麟少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荆棘多而
稻粱少豈稻粱惡而荆棘善乎天下之火食而豎立者姦
宄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姦宄善乎將人之所謂惡者
天以爲善乎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爲惡乎抑天不能制物
之命而聽從其自善惡乎將善者可欺惡者可畏而天亦
有所吐茹乎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君子與小

有商二
人爭則小人之勝常多而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惡惡而若是戾乎郁離子不對盜子退謂其徒曰甚矣君子之私於天也而今也辭窮於子矣

郁離子曰蠶吐絲而爲繭以自衛也卒以烹其身而其所以賈禍者乃其所自作以自衛之物也蠶亦愚矣哉蠶不能自育而托於人以育也託人以育其生則竭其力戕其身以爲人用也弗過人奪物之所自衛者爲已之用又戕其生而不恤甚矣而曰天生物以養人人何厚物何薄也人能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育天下之物則其奪諸物以自用也亦弗過不能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

之宜蚩蚩焉與物同行而曰天地之生物以養我也則其獲罪於天地也大矣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東陵侯曰久臥者思起久蟄者思啓久懣者思嚏吾聞之畜極則洩悶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爲東陵侯曰僕未究其與也願先生卒教之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蓍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

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頽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
昔日之瓊甃玉樹也露蛩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
螢火昔日之金釭華燭也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峯也
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
爲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爲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
開者讎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
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爲

郁離子曰氣者道之毒藥也情者性之鋒刃也知其爲毒
藥鋒刃而憑之以行者欲使之也嗚呼天與人神靈者也
而皆不能不爲欲所使使氣與情得以逞其能而性與道

反隨其所如往造化至此亦幾乎窮矣

郁離子見披枯荷而履雪者惻然而悲消然而泣之沾其
袖從者曰夫子奚悲也郁離子曰吾悲若人之沾歟而莫
能恤也從者曰夫子之志則大矣然非夫子之任也夫子
何悲焉夫子過矣郁離子曰若不聞伊尹乎伊尹者古之
聖人也思天下有一夫不被其澤則其心愧耻若撻于市
彼人我亦人也彼能而我不能寧無悲乎從者曰若是則
夫子誠過矣伊尹得湯而相之湯以七十里之國爲政于
天下有民人焉有兵甲焉而用之執征伐之權以爲天下
君而伊尹爲之師故得志而弗爲伊尹耻之今夫子羈旅

也伊尹之事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爲而悲哉且吾聞之民天之赤子也外生休戚天實司之譬人之有牛羊心誠愛之則必爲之求善牧矣今天下之牧無能善者夫子雖知牧天弗使牧也夫子雖悲之若之何哉退而歌曰彼岡有桐兮此澤有荷葉不庇其根兮嗟嗟奈何郁離子歸絕口不談世事

楚南公問于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寥子雲曰六合之外聖人不言楚南公笑曰是聖人所不能知耳而奚以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

數聖人以筭竊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凡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視心思之所可及者聖人搜之不使有毫忽之藏而天之所閱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今又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

牧豭第十二

項羽既自立爲西楚霸王都彭城徂丘先生自齊之楚牧豭請見曰先生曷之往先生曰我將見楚王牧豭曰先生布衣也而見楚王亦有說乎先生曰楚王起草萊爲天下除暴秦分封諸侯而爲盟主我將勸之以仁義之道帝王之事牧豭曰善哉先生之盛心也其若楚國之黜舊何徂

丘先生不悅曰：小人亦有知乎？是非若所及也。牧豕曰：臣牧豕者也。家貧，無豕而為人牧豕。豕蕃則主人喜而厚其傭，不則反之。故臣之牧豕也，舒舒焉詰朝而放之，使其蹄躅于叢灌之中，鼻糞壤而食腥穢，藉朽絮蒼苔，負塗以游，則皆由申然，不苦牧而獲主人之驩，以不後臣之傭。臣西家之子，慕利而求其術，臣靳欲專之，弗以告也。西家子不能蕃其豕，主人怪之，恒不足其傭。於是爲豕作寢處焉，高其垣，潔其槽，且而出之，日未入而收之，擇草以食之，不使啖穢臭。豕弗得逸，則皆亡之。野主人怒而逐之。今楚國之休戚，臣皆豕也。豕得其志，則王喜，不得其志，則王不喜。

矣，違恤乎其他，而先生欲使之易其心，以行子之道，幸而弗聽。先生之福也，其或聽焉而不待其終，則先生之策未效，而先亡。王豕王必怒，昔者衛鞅以帝王之道說秦孝公，終日不入耳，及以伯術語之，曾未移時，不覺其膝之前，何哉？彼功利之君，鮮不務近而忽遠，故非堯禹不可與言道德，非湯武不可與謀仁義。今楚王何如人哉？其所與立功業，計政事者，非適戍之刑徒，則殺人之亡命也。攘攘其心而炎炎其欲者也，而欲與之論道德，行仁義，是何異於被鹿麋以冠裳，而使與入同飲食哉？王非此不可也，無乃抗先生之神，而無益於道乎？且先生之德，不如仲尼，猶膏壤

也仲尼歷聘諸侯卒棲棲而無合然後厄於匡困于宋饑于陳蔡之間幾不免焉今楚王之威非直孔子之時諸侯大夫比也先生之行臣竊惑焉君子謂但丘先生有救時之心而不如牧豕之識事勢也

夷門之癭音影人頭沒于脾音反而癭代爲之元口目鼻耳俱不能爲用郢封人憐而爲之割之人曰癭不可割也弗聽卒割之信宿而外國人尤爲辭曰吾知去其害耳今雖死癭亦凶矣國人掩口而退他日有惡春申君之事者欲言于楚王使殺之荀卿聞之曰是不亦割癭之類乎春申君君之用楚非一日矣楚國之人知有春申君而已春申君

去則楚隨之是子又欲教王以割癭也

郁離子曰烏鳴之不必有凶鵲鳴之不必有慶是人之所識也今而有烏焉日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恒喜亦莫不惡之也有鵲焉日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恒憂亦莫不悅之也豈惟常人哉雖哲士亦不能免矣何哉寧非以其聲與是故直言人皆知其爲忠而不能卒不厭諛言人皆知其爲邪而不能卒不惡故知直言之爲藥石而有益于已然後果於能聽知諛言之爲莠疾而有害于已然後果於能不聽是皆休于其身之利害而然也是故善爲忠者必因其利害而道之善爲邪者亦必因其利害而欺之

惟能灼見利害之實者，為能辨人言之忠與邪也。人欲求其心之惑，當於其聞焉。鵠之鳴也，識之。

郁離子與客汎于彭蠡之澤，風雲不興，白日朗照，平湖若砥，魚蝦之出沒皆見，鼎如也，鼈如也，左之右之，無不可者。

客曰：有是哉，汎之樂也。吾得託此以終其身焉，足矣。已而山之雲出如縷，不頃刻而翳日，風歔然薄石而偃木，鼓穹

岷，五應而雷，九淵輪旋而箕，數焉客踞，丑甚不能立，俯而

噓，於月伏而不敢仰視，神逝魄奪如灰。日吾往矣，吾終身

不敢復來矣。郁離子曰：世事亦若是也。夫千乘之君坐朝而臨羣臣，受言接詞，鮮不渾渥然一朝而怒，莫敢嬰其鋒

其何以異於水乎？天下之久安也，人恬不知患，譚之儼不信而歿，亡於夢寐者，亡限也。無亦知汎之樂而不知風之可畏乎？慎兢觀于吕梁，見其觸石而隤沫也，曳足而走曰：吾何為冒是哉？沒齒而不涉。君子以為知畏，其賢於海賈遠矣。故三峽之驚湍，望而知其能覆舟也，而蹈之以死者，不有其生者也。知汎之樂而不知風之可畏者，未嘗知險者也。故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聖人不與也。言其知禍而弗避也。

司城子之圉人之子食鰕，胡薄而歿，弗哭。司城子問之曰：父與子有愛乎？曰：何為其無愛也？司城子曰：然則

下惟子

爾之子死而弗哭何也對曰臣聞之或生有命知命者不
苟歿饕餮毒魚也食之者或夫人莫不知也而必食以死
是爲口腹而輕其生非人子也是以弗哭司城子愀然歎
曰好賄之毒其猶食饕餮乎今之役役者無非口腹之徒
也而不知國人之弗子也甚矣
瑕丘子既說秦王歸而有矜色謂慎子曰人皆謂秦王如
虎不可觸也今僕已摩其須拍其肩矣慎子曰善哉先生
天下之獨步也然吾嘗聞赤城之山有石梁五仞徑尺而
龜背其下維千丈之谷縣泉沃之濕薛被焉無藤蘿以爲
援也有野人負薪而越之不留趾而達觀者皆喑喑或謂

之曰是石梁也人不能越惟若能越之得匪有仙骨乎使
還而復之其人立而曉之則足搖而不能舉目運而不能
矚今子之說秦王是未觀夫石梁之險者也是故過瞿唐
而不懷者未嘗驚於水者也視控音狂而不憚者未嘗中
於法者也使先生而再二之則亦無辭以教僕矣
芻豢音之市見市子之驪而都也慕之顧無所得馬歸而
愧形于色一夕乃夢騎樂甚寤而與其友言之其友憐而
與俱適市就馬與之騎以如陌馬見書而風嘶而馳駢皮
反又音秘然而驤蹶蒲結反然而若鳬芻豢抱鞍而號旋于馬腹
之下馬躍而過之頭入于泥尺有咫其友馳救之免歸而

謂其子曰知命者有大戒惟慎無乘馬而已
郁離子曰石激水山激風汰激茲更激民言激我直激暴
天下之紛紛生於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由其操之急抑
之甚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故進則死退則死進退
無所逃也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趨其緩也哉夫人之有欲
如嬰兒之欲乳也吾力不足以遏之而又不能舒徐以開
之季曲以道之乃欲以一介之微挫其鋒於頃刻是何異
乎以唾滅火以軼捍刃也哉聖人知其無益也故曰人而
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及其見陽虎也則應之曰諾吾將仕
矣而不與之爭也陳恒弑其君告夫三子不可則曰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而不與之辨也夫知是何激之
有哉是故鯀堙洪水禹乃導而疏之然後地平天成之功
不在鯀而在禹何也激不激之謂也

楚俗尚鬼鬼實弗神也而其巫謀神之乃陰構于邑俠請
以其利其邑俠以其情通于國俠故得悉聞有司之事與
訟獄之勝負驗如響有不用巫言則事之已左者必左已
左者必右於是楚人之奉巫過於奉王令寧違王禁而不
敢違巫言王聞之怒命司馬戮巫而禁其祠國人大噪相
與爲譌五伐反音過言於是楚旱民皆以咎王羣小巫並起爲
譴遍國中皆稱鬼王與令尹譙盡殺巫以問熊羆父熊蟄

父曰是激也。未可。夫民愚而溺於禍福。彼方興用鬼而吾驟過之。未竟其所望。而謂吾拂其情。必怨。夫怨起於微。而積者也。十家之邑。一日不能戶無事。而況楚國乎。有事莫不議。女惠切諸鬼則莫不倚鬼以尤王。其奚以禦之。不如因而尤之。小人能講。什由切禍而不避尤。尤而後昭其詐。則不戶說而喻。然後明正其法。蔑敢違矣。乃命羣巫推一大巫以主鬼。而復其祠。國有事亦請焉。而大選縣公平庶獄寬征役。絕請謁。黜貪墨。國邑之俠皆屏跡。巫言多不中。民始解會。鄙有西師。王集其國老以祈巫。巫不得先聞而失其辭。王以詰國老。國老愕弗能對。乃尸巫而焚鬼。無一人敢

復言鬼

公孫無人第十三

柳下惠之弟跖盜于魯。魯人患之。公孫無人謂展季曰。舜父瞽瞍而弟象。舜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有諸。展季惻然無以應。明日而之盜跖。盜跖環甲兵以自衛。揖其兄以入。還而坐。揚揚然問曰。聖人之聚人有道乎。展季曰。有。請問之。曰。太上以德其次以政。其下以財。德久則懷。政弛則散。財盡則離。故德者主也。政者佐也。財者使也。致君子莫如德。致小人莫如財。可以君子可以小人。則道之以政。引其善而遏其惡。聖人兼此三者而弗顧其本末。則天下之

民無不聚矣盜跖怫然曰我之聚人也異於是驅之以自
刃潰之以赤血從我者與之其不從我者屠之燒焚其室
廬芟剪其妻孥蕪其土田割其恩愛斷絕其顧念使之不
奪不食舍我奚適吾將以是橫行于天下而非若長者之
迂也展季啞然而返曰始吾謂人無不肖皆異於禽獸由
今觀之殆不若矣遂隱于柳下而別其族曰柳下氏
樊_{蒲墨切}人養猴衣之衣而教之舞規旋矩折應律合節已
童觀而嬌之耻已之不如也思所以敗之乃袖茅栗以往
逌張而猴出衆賓凝盼左右皆躡節已童怡_{丑利切}然揮袖
而出其茅栗擲之地猴褫衣而爭之翻壺而倒案棘人呵

之不能禁大沮郁離子曰今之以不制之師戰者蠢然而
蟻集見物則爭趨之其何異於猴哉

郁離子曰人莫不親其父母也而弗思他人之亦各親其
父母也莫不愛其子也而弗思他人之亦各愛其子也故
有殺人之父母與子而不顧者及其父母與子之友則不
堪其悲是其良心之未泯猶可道而之善也人有不能孝
於父母而鍾愛其子者不思父母之於已亦猶已之於子
也是其良心雖泯而猶有存者亦未至于不可道而之善
也是故聖人立教因其善端而道之使之引而伸之觸類
而長之侯以明之槩以記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生

有隣
之者天地父母而成之者君師也不然名雖曰人與禽獸何別焉

熊羆父謂子離曰今有病渴而刺漆汁以飲之可乎曰不可育魚于池而患鰓則毒其水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子之王亦未之思也甚矣王患民賦之不均也而用司馬發司馬發極人力之所至務盡收以爲功見利而不見民民入不足以爲出老弱餓殍田野荒虛而王未之聞也王患敵寇之未弭也而用樂和樂和說士卒以標旗見兵而不見民民視之猶虎狼所遇妻孥不保而王未之知也是何異乎刺漆汁以止渴毒池水以禁鰓哉王如不寤吾恐民非

民而國非王國矣

石羊先生倚櫬而嘆曰嗚呼予何爲其生乎人皆娛娛

虛臺

我獨離離人皆養養我獨罔罔謂天之棄之乎則比人

爲有知謂天之顧之乎則何爲使予生於此時乎命乎我獨于罹東乎西乎南乎北乎吾安所歸獨不如魚與鱉乎潛居于坻又不如鴻與鴈乎揮羽而飛何不使之爲土爲石乎而彊生以四肢又何不使之寡冥木木不知痛癢以保其真乎而予之以致寇之貨陷之以不測之機於是悲風振天四野淒涼浮雲不行霰雪交零日月爲之無光七日

郁離子曰：小人其猶膏乎？觀其皎而澤瑩而煇，若可親也。忽然染之，則膩不可濯矣。故小人之未得志也，尾尾爲一朝而得志也，岸岸爲尾尾以求之，岸岸以居之，見于聲形于色，欲人之知也。如弗及，是故君子疾夫尾尾者。岐山之鷹，旣化爲鳩，羽毛爪嘴皆鳩矣。飛翔于林木之間，見群羽族之矚，子公然集也。趨他歷切。然忘其身之爲鳩也。應然而鷹鳴焉，群鳥皆翕伏，久之有鳥竊薄而闚之，見其爪嘴羽毛皆鳩，而非鷹也，則出而噪之。鳩倉皇無所措，欲鬪則爪與嘴皆無用，乃竦身入于灌鳥，呼其朋而逐之。大困。郁離子曰：鷹，天下之鷙鳥也，而化爲鳩，則旣失所恃矣。又

鳴以取困，是以哲士安受命而大含忍也。

莒比離公城莒，視絳都，正與大夫諫曰：「晉天下之大國也，而作絳都三年，然後成，民猶弗堪，而況於莒乎？」在會爾國於晉，不百一以企，百何異乎？以燕服象乘乎？且城成而與守者，民也。悉莒國之人，不直晉一邑，而矧敢視絳都，有事焉，民集于一隅，三則否矣。乃損而參之，盡役其老幼五年而不畢，楚師伐之，民不戰而潰。君子謂莒比離公之智不如螳，螳計其徒之多寡以作室，有戒則徙，徙各執其事，有蟻巨支切者負其蟻，無相以也。今爲國而不量其力，不

憂何待。

郁離子曰：食主于療饑，其功在飽，而甘旨不與焉。衣主于禦寒，其功在煖，而華飾不與焉。飽煖主也，甘旨華飾客也。言文而不信，行詭而不實，是專事爲客而以主，也是猶構九成之樓而以竹柱也。嗚呼！人之於事也，能辨識其何者爲主，何者爲客，而不失其權度，則亦庶幾乎寡悔矣。夫○屠龍子失馬而治，廢人曰：晚矣。屠龍子曰：折肱而學醫，未晚也。昔者齊桓晉文公皆先喪其國而後歸爲五伯，越王勾踐棲于會稽而後滅，夫差作諸侯長，知武子囚于楚而後歸，相晉侯光復先君之業，孫子則足而後爲大國，卬破軍斬將，威動天下，伍子胥喪家出奔而後入郢復其父

兄之讐，范雎折脅拉齒，棄于簣中而後相秦，斬魏齊，此三君四大夫者，方其逃奔困厄之際，孰不謂其當與枯葉落葉同腐土壤，而一旦光輝煥赫，使人仰之如日星之在上，向使其甘於危亡而自棄也，則亦已矣。如七月之旱禾不生矣，猶可芟而望其穰，力與若以爲晚而遂棄之田卒荒矣，數月而馬歸人服其識。

齊宣王與盼普覓切游于囿，出，鳥獸魚鱉而觀之，見其馴狎而不驚也，洋洋然有喜色。盼子問曰：王何以能使之若是哉？王曰：吾惟其性之欲而弗逆焉耳。盼子曰：王必以山林處其狐狸猴猿，沼處其魚鱉而澤處其鴻鴈乎？王曰：然。

盼子曰王必以肉飽其虎豹果飽其猴猿稻粱飽其鴻鴈
雞鶩飽其狐狸乎王曰固然盼子曰使虎豹一日無肉猴
猿一日無果鴻鴈一日無稻粱狐狸一日無雞鶩則王能
安之乎王曰不能也今欲以澤沼處虎豹狐狸猴猿而山
林處鴻鴈魚鱉則王能馴之乎王曰不能也曰然則王之
所以處鳥獸魚鱉無不得其所矣彼必感王之德而知所
以報王矣今濟與洸闕河濟洸泗同溢民庶流離無人以
拯之臣請舉豹二晉合兵伐我侵車東至阿無人以禦之
臣請舉虎瀛海之閒海溢水冒于城郭無人以疏之臣請
舉鰲四郊多壘烽火不絕狗偷鼠竊乘時而興無人以治

之臣請舉狐戎卒相持千里餽餉不登倉廩空竭無
人以理之臣請舉鴈禮典違闕紀法失守敵國使至無人
以應之臣請舉猴忠信不孚民隱其情斷獄多辟無人以
明之臣請舉猿力本無貲草萊滋蔓田野荒蕪無人以闢
之臣請舉狸而王可以坐鎮齊國矣王勃然變色盼子曰
王無怪也臣以爲王不惜桑麻之地以爲山林沼澤不惜
人食以養禽獸者爲其足以承王之任使也今皆不可則
必於人乎取之而王之待士未見有惟其性之欲而弗逆
者也未見有處之必以其處而食之必以其食者也則王
之所重輕人知之矣而又欲繩之以王之微纆音範之以

王之樂矩音度彊之以其所不能追之以其下以其所不願則仕王之事者非圖舖饈則有所不得已焉耳而欲望其悉心竭力與王共治齊國是何異乎築枯籬以防水鑽朽木以取火哉於是宜王豁然大寤投案而起下令放禽獸開沼澤與民共之禮四方之賢士立盼子以為相齊國大彊秦楚致羈盼子之力也

蛇蠍第十四

楚人有見蛇蠍而必殺之者又有曲為之容而惟恐人之傷之者或曰斯二者孰是郁離子曰其亦殺之者是而容之者非耳或曰人有害於人傷成而受罪律也今蛇與蠍

未嘗傷人而輒殺之不已甚乎郁離子曰是非若所及也夫人與物之輕重較然殊矣蟲蛇之無知而欲以待人者待之不亦惑乎昔者周公命庭氏射妖鳥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又命天歷切簇氏掌覆妖鳥之巢著為典訓故孫叔敖見兩頭之蛇殺而埋之其母以為陰德君子不非焉況毒人之蟲中之者不亦則瘼而曰必待其傷成而後可殺是以人命同於蟲蛇其失輕重之倫不亦甚哉近世之為異端者以殺物為有罪報而大小善惡無所別故見惡物而曲為之容私於其身為之而不顧其為人之害其操心之不仁可見吾故曰是非若所及也

吳王夫差與羣臣夜飲有鴝其記切鳴于庭王惡使彈之子胥曰是好音也弗可彈也王怪而問之子胥曰王何爲而惡是也夫有口則有鳴物之常也王何惡焉王曰是妖鳥也鳴則不祥是以惡之子胥曰王果以爲不祥而惡之與則有口而爲不祥之鳴者非直一鳥矣王之左右皆能鳴者也故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王有欲則鳴以道之王有事則鳴以持之王有聞則鳴以蔽之王臣之順己者則鳴以譽之其不順己者則鳴以毀之凡有鳴必有爲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使王聽之而不疑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其不祥孰大焉王胡不此

之虞而鳥鳴是虞夫吉凶在人禽鳥何知若以爲不祥則慮而先爲之防求吾闕而補焉所益多矣臣故曰是好音也

屈子謂楚襄王曰王之所以愛靳尚者謂其善任使令與夫國王國民王民也靳子有事焉非王言不獲是楚人之聽于一靳子也以王故然則靳子無王不可也而王亦何賴于靳子哉今王委國靳子食不由靳子則不其于口衣不由靳子則不安于體出號令不由靳子則王心惴然以爲不足臣竊惑焉昔商王受之任蜚廉惡來輩也惟王之所欲而奉之揣王之心度王之意多方以迎合自以爲太

忠於王而不知爲王集天下之怒牧野之聚王亡而身與之俱亦何益哉今靳子不鑒往轍而王蠱是裕王忱有德今則靳子收其恩曰余實爲之民弗堪命則曰余將若王何利究于下而怨歸于上臣恐楚國之非王國也襄王大怒放屈子于湘江之源屈子太楚楚乃大弱于秦熊蟄父居楚有見聞必言不待王之問也及其之宋宋主雖問之弗言或曰宋王之待先生不薄於楚王而先生或言焉或不言焉無乃異乎熊蟄父曰子亦嘗學樂乎鼓鐘縣矣和之以琴瑟聞之以笙簧合止祝敬然後八音諧而簫韶成矣今有陳箏筑笛缶間以鐃鈸和以羯鼓雖有鳴

球磬筦其可以雜奏乎是故雷不鳴于啓蟄而鳴于日至則天道變雞不鳴于嚮晨而鳴于宵中則人聽惑郁離子曰勸天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說乎非士師而殺入謂之賊非其財而取諸人謂之盜盜賊之誅於法無宥秦以苛政困民漢主入關盡除之而約三章爲殺人傷人及盜而已秦民果大悅歸漢漢卒有天下由是觀之豈非他禁可除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天生民不能自治於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殺之權使之禁暴誅亂抑頑惡而扶弱善也暴不禁亂不誅頑惡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從之亦已甚矣而又崇之以爵祿華之以寵命假之

有司
以大權使無辜之民不可與共戴天者釋其讐而服事焉
是誠何道哉遂使天下之義士喪氣勇士裂臂貪夫悍客
攘臂慕效以要利祿故曰勸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而
世主弗寤也悲夫或曰然則舞干羽而苗格非與曰甚哉
俗儒之格于文以誤天下也舜典曰竄三苗于三危又曰
分北三苗夫竄與分北皆非撫納降附之詞也則豈因其
來格而遂爲之哉非人情也聖人豈爲之必也以兵臨之
而後分北其來格者安之頑不悛者竄之耳又況干羽非
特文舞則非曰誕敷文德而遂弛其伐苗之謀明矣皋陶
曰苗頑弗卽工帝念哉念茲在茲則有虞之君臣不頃刻

而忘苗可想而見豈若後世衰微偷惰之君臣以姑息爲
幸而以勸賢之爵祿勸天下之大慙音慙哉
盜犂以如匹之鉤係八尺之絲鉤牛舌而牽之宵夜而牛
隨之行莫之違也故世之善盜牛者稱犂焉郁離子曰是
所謂盜道也中其肯扼其害操其機而運之蔑不從矣石
羊先生曰此古人制盜之道也今人弗能也盜用之矣
因與勿析土而農耨不勝其草因併薙以焚之木滅而草
生如初勿雨存焉粟則化而爲稂稻化爲稗胥顧以饒乃
俱訴于后稷曰穀之種非良問而言其故后稷曰是女罪
也夫穀由人而生成者也不自植也故水泉動而治其畝

靈雨降而播其種，太公蟾鳴而芸其草，糞壤以肥之，泉流以滋之，其耨也，刪其非類，不使傷其根，其植也，相其土宜，不使失其性，潦疏噴手但切，溉舉不違時，然後可以望有秋。今女不師諸先民，而率由乃心，以遏天生，乃弗懲爾躬，歸咎于種之非良，其庸有愈乎？

汙國之國人長，其脰骨過丈，捕獸以爲食，獸伏則不能俯而取，恒饑焉。焦非焦切，僂魚彫切之國人短，其足三寸，捕螭以爲食，螭飛則不能仰而取，亦恒饑焉。皆訴于帝，嫫帝嫫曰：吾之分大塊以造女也，雖形有巨細，而耳、鼻、口、目、頭、腹、手足、心、肝、肺腑、毛、孔、骨、節，無彼此之多寡也。長則用其長，短

則用其短，不可損也，亦不可益也。若核之有仁，么乎？其微而根、榦、枝、葉，莫不具矣。若卵之有殼，塊乎？其冥而羽毛、嘴爪，無不該矣。今女欲爲核之仁乎？卵之殼乎？是在女矣，非吾所能與也。

神仙第十五

趙音韋問于羅離子，奇曰：或稱神仙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之？曰：以物請問之，曰：狐獸也，老楓木也，而皆能怪變，人物之靈，夫奚爲不能怪變？故神仙人之變怪者也。怪可有不可常，是故天下希焉。曰：神仙不歿乎？曰：歿，曰何以知之？曰：天以其氣分而爲物，人其一物也。天下之物異形，則所

受殊矣脩短厚薄各從其形生則定矣惟神仙爲能有其受而焉能加之故物之大者一天而無二天者衆物之共父也神仙人也亦子之一也能超乎其羣而不能超其父也夫如是而後元氣得以長爲之主不然則非天矣

郁離子曰貪與廉相反而貪爲惡德貪果可有乎匹夫貪以亾其身卿大夫貪以亾其家邦君貪以亾其國與天下是皆不知貪者也知貪者其惟聖人乎聖人之於仁義道德猶小人之於貨財金玉也小人之於貨財金玉無時而足聖人之於仁義道德亦無時而足是故文王周公孔子皆大聖人也文王視民如傷自朝至于日中是不遑暇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以夜繼日坐而待旦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之貪於仁義道德若是哉故以其貪貨財金玉之心而貪仁義道德則昏可明狂可哲而人弗能也故於貨財金玉則貪而於仁義道德則廉遂使天下之人專名貪爲惡德而惡之則小人之罪也

管豹問曰人死而爲鬼有諸郁離子曰是不可以一定言之也夫天地之生物也有生則必有死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幾千萬年生無窮而六合不加廣也若使有生而無死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人矣故人不可以不死者執也既死矣而又皆爲鬼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鬼矣

故曰人死而皆爲鬼者因也然而二氣之變不測萬一亦有魂離其魄而未遂散者則亦暫焉而不能久也夫人之得氣以生其身猶火之著木然魂其燄體其炭也人死之鬼復歸于氣猶火之滅也其燄安往哉故人之受氣以爲形也猶酌海于盃也及其死而復于氣也猶傾其盃水而歸諸海也惡得而恒專之以爲鬼哉曰然則人子之祀其祖父也虛乎曰是則同氣相感之妙也是故方珠向月可以得水金燧向日可以得火此理之可見者也虞琴彈而薰風生夔樂奏而鳳皇來聲氣之應不虛也故鬼可以有可以無者也子孝而致其誠則其鬼由感而生否則虛矣

故廟則人鬼享孝誠之所致也不然先王繼絕世以復明祀豈其鬼長存而餒乃至此而復食耶

江淮之俗以斗指寅申亥爲天地水三官按罪錫福之月而致齋以邀祥焉補三年計之多不得祥而得禍人曰若是乎鬼神之渺茫也郁離子曰果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夫神聰明而正直者也惟其聰明也故無蔽焉惟其正直也故無私焉無蔽無私不可欺也則亦不可媚也今擇其按罪錫福之辰而致齋焉是欺之也焚香煇布悅燭朝夕切稽叩拜跪是媚之也人之稍有知識者不受欺與媚而況於聰明正直之鬼神乎今之致齋者非濫官汚吏茲胥悍

卒卽市井豪儉及巨商大賈之爲富而不仁者使鬼神果有按罪錫福之典則斯人也降之祥乎降之禍乎故曰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

郁離子觀于嶽祠悵然嘆曰悲哉先王之道隱而鬼神亦受人之誣也而沉于人乎管羽問曰何也郁離子曰若不聞聖人之言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言泰山不享非禮之祭也今也又從而爲之祠形其神而配以妃不亦誣且褻乎夫人之生歟有天命焉福善禍淫天之道也使誠有鬼司之猶當奉若帝命其敢受非禮之所而淫縱其禍福於其所不當得者乎而祠以私之是以濁世之鄙夫待鬼

神也其不敬孰大焉

海島之夷人好鯉得蝦蟹螺蛤皆生食之以食客不食則咻焉裸壤之國不衣見冠裳則駭反而走以避五穀之蠶羞蜜唧而珍桂蠹貢以爲方物不受則疑以逃郁離子曰世之抱一隅之聞見者何莫非是哉是故衆醉惡醒衆貪惡廉衆淫惡貞衆污惡潔衆枉惡直衆惰惡勤衆佞惡忠衆私惡公衆慢惡禮猶鴟鴞之見人而嚇也故中國以夷狄爲寇而夷狄亦以中國之師爲寇必有能辨之者是以天下貴大同也

虎逐麋，麋奔而闕乎崖，躍焉，虎亦躍而從之，俱墜，以久，郁離子曰：麋之躍於崖也，不得已也。前有崖而後有虎，進退必墜，故退而得虎，則有死而無生之冀；進而躍焉，雖必墜，萬一有無望之生，亦愈於坐而食於虎者也。若虎則進與退皆在我，無不得已也，而隨以俱墜，何哉？麋雖死而與虎俱亡，使不躍于崖，則不能致虎之俱亡也。雖虎之冥，麋之計得哉？嗚呼！若虎可以爲食，而暴者之永鑒矣。

晉鄭之閒有繇人焉，射不中，則碎其鵠，奕不勝則齧其子。人曰：是非鵠與子之罪也。蓋亦反而思之乎？弗喻卒病繇而久，郁離子曰：是亦可以爲鑒矣。夫民猶鵠也，射之者我

也行，得其道則中矣。兵猶子也，行之者我也，行得其道則勝矣。致之無藝，用之無法，至於不若人而不勝，其憤患非所當患焉，得而不死。

郁離子曰：今有人焉，坐高堂之上，指使臧獲，則不得其心者十恒七八，不得其心而怒叱左右，怒之色與聲並，厲左右承顏而接言，懼其怒之將已遷也，而亦以厲出之。受指使者不知吾怒之所在，則倉惶而愈亂，愈不得於吾心，則吾之怒愈加，出愈厲。承顏而接言者亦不知吾怒之所在，以意度，意愈甚而愈違，故小怒則小違，大怒則大違，雖以劍挺臨之，不能使之得吾心也。是故君子之使人也，量

有商子
能以任之、揣力而勞之、用其長而避其缺、振其怠而提其
蹶、教其所不知、而不以我之所知責之、引其所不能、而不
以我之所能尤之、誨之循循出之、申申不震、不暴、匪怒、伊
教、夫如是、然後懲之、而不敢懲、刑之、而不敢怨、詩曰、豈第
君子民之父母、如是、斯可以爲民之父母矣、

秦起兵、欲攻周、國人皆不與、應侯謂秦昭王曰、臣之里公
孫弗忌、弱其鄰之老、而謀食飲之、哀其徒、謂之曰、彼子鄰
之叟也、富而嗇、吾將與若往、食飲之、其徒曰、彼雖富、而其
嗇、其奚以食飲之、曰、我且盜之、其徒皆愀然、明日又欲往、
其徒曰、子之謀鄙、盍更謀、曰、我將脅而取之、其弗從者半、

弗果往、他日又曰、請以貨先爲之、市具禮、召主人、而醕酢
之多、取物而曰、稽其直、且速其子弟、以爲常、不數歲、吾將
竭其藏、何如其徒皆欣然從之、夫三言者、其以不道取諸
人均也、而有從不從焉者、避其名也、今周天下之共主也、
無桀紂之惡、無辭而攻之、誰甘受其名、臣固知國人之不
與也、

郁離子曰、樹天下之怨者、惟其重已、而輕人也、所重在此、
所輕在彼、故常自處其利、而遺人以不利、高其智、以下人
之能、而不顧夫重已輕人、人情之所同也、我欲然、彼亦欲
然、求其欲、弗得、則爭、故爭之弗能、而甘心、以上人者、勢有

有商子
所不至，力有所不足也。非夫人之本心也。勢至力足而有
所不爲，然後爲盛德之人。雖不求重于人，而天下之人莫
得而輕之，是謂不求而自至。今人有僥倖自仕者，矜其能
以驕，有不自已出，則不問是非，皆以爲未當發言盈庭，則
畏之者唯唯外之者默默焉。然後揚揚乎自以爲得而不
知，以其身爲怨海亦奚益哉！昔者智伯之亡也，惟其以五
賢陵人也。人知笑智伯而不知檢其身，使以國敗家接踵
相繼，亦獨何哉！

唐蒙與薜荔俱生于松樸之下，相與謀所麗。唐蒙曰：「樸不
材，木也。薔而翳松根，石髓而生，伏苓是惟百藥之君。神農

之雨師食之以饌，其膏入土是爲琥珀。爰與冰玉琅玕同
爲重寶，其幹聳壑而于霄，其枝樛流其葉扶疎。爰有百樂
絃筦之音，吾舍是無以麗矣。薜荔曰：「信美，然由僕觀之，不
如樸矣。夫美之所在，則人之所趨也。故山有金則鑿石有
玉，則黜澤有魚，則竭。藪有禽則糴，今以百尺稍雲之木，不
生于窮塗絕谷，人跡不到之地，而挺然于衆覲，而又曰有
茯苓焉，有琥珀焉，吾知其戕不久矣。乃繫而附于樸，鑽蟬
螯之穴以入其條，纏其心而出焉。於是樸之葉不生而柯
枚，音條榦悉屬于薜荔。中虛而外皮索，鐔如也。歲餘，齊王
使匠石取其松，以爲雪宮之梁。唐蒙歎而薜荔與樸如故。

有離子
荆人有畏鬼者聞槁葉之落與蛇鼠之行莫不以爲鬼也盜知之於是宵窺其垣作鬼音惴惴弗敢曉也若是者四五然後入其室空其藏焉或併之曰鬼實取之也中心惑而陰然之無何其宅果有鬼由是物出于盜所終以爲鬼竊而與之弗信其人盜也郁離子曰肯者趙高之譖蒙將軍也因二世之畏而微動之二世之心疑矣乃過其譖以怒恬又煽其憤以激帝知李斯之有諫也則揣其志而先宣之反覆無不中於是君臣之猜不可解雖謂之曰高實爲之不信也故曰讒不自來因疑而來間不自入乘隙而入由其明之先蔽也

郁離子與艾大夫偕謀盜士有伴盜以講賞者予之金不願而請爵大夫不可郁離子請予之大夫曰爵王章也弗可濫也郁離子曰大夫之言是也然吾嘗觀于圃人矣果實之未摘雖其家人不敢求常焉及其既摘而餘則蚊蚋皆聚而嘔子合切之矣漢曲之處女色若朝虹觀者慕之不取求也下且歸于倡家則儼胡緣切子佻勅聊切夫庸奴賤卑之有金者皆得而覬之今朝廷之尊爵大盜得之士之有耻者弗欲仕矣而猶有願之者未之思也矧敢斬于北門之獠人以肉參狗而怒其子之竊食其膾力雕切於是室家離心子必悔之

或問於郁離子曰井田可復乎郁離子曰可曰何如其可也曰以大德戡大亂則可也夫民情久佚則思亂亂極而後願定欲謀治者必因民之願定而爲之制然後疆無梗猾無間故令不疚而行請問之曰天下之寡安也人不嘗苦辛不知亂之無所容其身而易於怨上故一拂其欲則憤激而思變有從而倡之亂斯作矣是故老成之人慎紛更焉非爲苟也畏未得其利而先覩其害也故民猶馬也廐牧以安之豆粟以飫之且而放之莫不振鬣而奔風牝鳴而牡應嘶馳蹏突惟意所如不可逐而驅也及其負鹽車歷羊腸流汗跪於阮足饑不得秣倦不得息踰數

百千里而歸望皂櫪如弗及見國人而飲吁馬沫則雖鞭之使送否矣及此而調之其有不服者乎是故聖人與時偕行時未至而爲之謂之躁時至而不爲之謂之陋今民風不淳而古道之廢興欲不欲者各半故以大德戡大亂則井田亦可復也

客有好佛者每與人論道理必以其說駕之欣欣然自以爲有獨得焉郁離子謂之曰昔者魯人不能爲酒惟中山之人善釀千日之酒魯人求其方弗得有仕于中山者主酒家取其精歸以魯酒漬之謂人曰中山之酒也魯人飲之皆以爲中山之酒也一日酒家之主者來聞有酒索而

飲之吐而笑曰是予之糟液也今予以佛夸予可也吾恐
真佛之笑予竊其糟也

郁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於潮汐見之禍福之素定吾於
夢寐之先兆見之同聲之相應吾於琴之絃見之同氣之
相求吾於鐵與磁石見之鬼神之變化吾於雷電見之陰
陽五行之消息人命繫其吉凶吾於介鱗之於月見之祭
祀之非虛文吾於豺獾見之天樞之中吾於子午之針見
之正視之理不無吾於吹蠱見之三辰六氣之變有占而
必驗吾於人之脈色見之觀其著以知微察其顯而見隱
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也不研其情不索其故格于耳目而

止非知天人者矣

郁離子謂執政者曰物之所貴於天下者以其少有而難
得也如使明珠如沙黃金如土則人皆得而有之其何以
能貴乎故服有章爵有等使人不可以妄覲然後王命尊
而榮辱行此鼓舞天下之奇貨也昔者趙王得于闐之王
以爲爵曰以飲有功者邯鄲之圍解王跪而執爵進酒爲
魏公子壽公子拜嘉焉故邯鄲之役王無以爲賞乃以其
爵飲將士將士飲之皆喜於是趙人之得爵飲重於得十
乘之祿及其後王遷以爵爵嬖人之舐痔者於是秦伐趙
李牧擊却之王取爵以飲將士將士皆不飲而怒故同是

有餘一
爵也。施之一不當，則反好，以爲惡。人知寶其所貴而已矣。
○或曰：傳曰：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然乎？郁離子曰：天
道幽微，非可億也。然以吾觀之，天裂陽不足是也。地動陰
有餘，未必然也。夫天渾渾然氣也，地包於其中，氣行不息，
地以之奠。今而動焉，豈地之自動乎？觀乎地之動也，蓋象
夫震掉顛惕而不爲跳躍奮舞之狀也。夫既不爲跳躍奮
舞，則豈地之自動乎？其必有以使之然矣。然則地之動也，
非其自動也，由其所麗者有所不恒而使之然也。猶舟之
在水，其動也由乎水，非舟之自動也。吾固曰：天裂陽不足
是也，地動亦陽不足而非陰有餘也。

茭藿第十七

鄭子叔逃寇于野，野人茭藿以食之，甘。歸而思焉，永而茹
之，弗止矣。郁離子曰：是豈藿之味異乎？人情而已。故有富
而棄其妻，貴而遺其族者，由此而知之也。昔楚昭王出奔
而亾，其屬使人求之，以百金。曰：吾小忘其相從於患難之
中也，故論功而未及者，皆不怨，非術也，誠之感也。
郁離子曰：人有智而能愚者，天下鮮哉。夫天下鮮不自智
之人也，而不知我能人亦能也。人用智而偶獲遂，以爲我
獨於是乎？無所不用及其久也，雖實以誠行之，人亦以爲
用智也。能無窮乎？故智而能愚，則天下之智莫加焉。鬼神

之所以神於人者以其不常也。惟不常故不形，不形故不可測。人有作為不可測者，自以為不可測而不知其為人所測。故智不為智，而後人莫與爭智，辭其名受其實，天下大智哉。

安期生得道于之罘，音浮之山，持赤刀以役虎，左右指使進退如役小兒。東海黃公見而慕之，謂其神靈之在刀焉。竊而佩之，行過虎於路，出刀以格之，弗勝，為虎所食。郁離子曰：今之若是者衆矣。蔡人漁于淮，得符文之玉，自以為天授之命，乃入大澤，集衆以圖大事，事不成而赤其族，亦此類也。

或問於郁離子曰：幣之不行而欲通之有道乎？郁離子曰：在治本。何謂治本？曰：幣非有用之物也，而能使之流行者，法也行，法有道，本之以德政，輔之以威刑，使天下信畏，然後無用之物可使之有用。今盜起而不討，民不知畏，信法不行矣。有用之物且無用矣，而況於幣乎？如之何其通之也。

郁離子曰：天下之重禁，惟不在衣食之數者可也。故鑄錢造幣，雖民用之所切而饒，不可食，寒不可衣，必藉主權以行世。故其禁雖至，人弗怨，知其罪之在己也。若鹽則海水也，海水天物也，煮之則可食，不必假主權以行世而

私之以爲己是與民爭食也故禁愈切而犯者愈盛曲不在民矣或曰若是則數畧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先王之禁亦過與曰先王之禁非奄其利而私之也將育而蓄之以足民用也其情異矣矧百畝之田無家不受而不饑不寒乎

或問於郁離子曰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與曰是後世薄夫之所云非聖人意也夫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妬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惡疾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爲天不

矜其不幸而遂棄之豈天理哉而以是爲典訓是教不仁以賊人道也仲尼沒而邪說作懼人之不信而駕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之不幸而受誣也久矣哉

九難第十八

郁離子冥跡山林友木石而侶猿獒茅徑不開草屋蕭然隨陽公子過焉坐定公子作而言曰僕不佞竊聞先生久矣今幸得覩他彫切玉色趨下風僕聞有道之士不遺芻蕘之言願有陳焉先生肯聽之乎郁離子曰唯唯願奉教公子曰夏屋耽耽繞以周垣廣庭砥平翼以飛樓突室留春清館舍秋高欄楯千葛切以羣鸞許元切層甍駁先合切沓

以雲浮虹芳檀以承衡獸蒼珉以負楹浮柱錯落以星羅
碧瓦流離而水波天華丹雘而冬敷秀水脩森以夏涼流
景入而成霞潛雷動以生風晃兮如閭闔之開忽兮若篋
絃之音於是乎曼目蛾眉窈窕成行曳結煙之翠綃鳴鏐
泉之玉璫衆樂張華建啟肆金尊澄芳醴炮羔擊牛烹麇
音燔以廉以鹿騰子選玉珧余招曜比目鱠躍湍之魴炙
九林二切拂雲之鵠美月窟之兔肺肺而霧谷之豹胎和以麟髓之
酥毛切以蘋桂之羹果則碧華之蓮紫英之梨霜柑
盎蜜丹荔凝脂曼倩之桃若壺安期之棗如瓜羶肥既飮
清麤乃薦踐坐蕭行組練迅翔鵬矯輕燕煖金缸
切青歲

與綺燭激精以過電良宵欲終娛樂未足雞膠慘以叫
晨留嘉賓以終曲吾願與先生同之郁離子曰夏書曰酣
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一僕不願也

公子曰百頃之園樹以美木繁華環以曲沼清池黑石白
沙黝黝冥冥岩岩亭亭密密堂堂畜陰洩陽木則女貞石
楠合歡椶櫚桐栢楓樗椒桂杉榆葉如車輪實如垂珠春
禽嚶鳴而相求夏蟲鼓腋以呼秋陽發旭以撫虹夕嵐凝
暉而欲流草則鼠姑玫瑰芍蘭蒹葭荇蔣蒲菰蘋萍
浮生丹若枹木以垂翹薜荔緣崖以舒榮蔚披離以整纒
山綺激迅飈以揚馨鳥則白鶉黃鶯羣鵲錦鷄敷羽翰
切

脰易牙所珍甘蕉木綿香甚兜羅柔暖輕涼寒暑所宜翡翠鸛鷄鳥所食
 綵羽繡翰玳瑁之龜蠟質漆章鼠毛之布
 焚之炎炎振之如霜丹蝦之須勁若抽虹煥爛晶熒望之
 欲流撫之不濡玄象之牙厥大盈舟狼虎熊羆青貂白狐
 文弢音戎青狸赤豹之皮獬廌音慚胡雌余李余勅二切狴修毛鬣普悲切音
 鬘夕之切嬋鳥歛切姆如歛切蒙茸洵美且溫駝毳羔絨紉
 若遊絲軟若春綿丹參紫芝地膽天麻靈藥千名神農所
 嘗起死回生旋陰幹陽蜀錦戎氊越紙齊紈跨海踰山轉
 致流通自北自東自西自南所至成市所止成廛於是乎
 鑪山出金煮海收鹽千鍾楚洽切穿岷聲翻九幽萬竈歌煙

結爲蒼雲、蜚艇蠻舫出沒風濤、罔觸寓容切
赤鱗儒音絡氏人鉤鼃其苛切鼈壁音縉綽胡老切鯢何加切止水母
鑿蠓力制切螻擒化鯢繫翔鯨與照切留力九切鮪麗上爲鬼切下力ト切
鰾力兮切牽鯛直壟切望徒水切鱸繫鱖引鯢掣鯢連鰲枕丁膠
乙兼取並積鏹骨腴服音皮磨鱗刮甲齒牙鋒鐔以函以戟
鸕鮮桑繡音蒲其利什百其重寶則有徑寸之珠方尺之璧
騰光吐景閃日爍月匣不能闕土不能蝕可以易旼音禍回
祥傾城奪國吾願與先生致之郁離子曰傳曰象有齒以
焚其身賄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九成之堂十畝之庭俯闐闐以當中爰重門之嶒

嶠登以礮石植以枯栢牖以魚鱗洞朗八牖左右蜂房奕
奕翼翼冬暄夏清與馬達于陛除鳴騶導以升階高坐華
衽尊嚴若神卒列貔貅吏排鴈行肅肅踰踰秩秩如也聽
欬傳聲神攝鬼訶發號施令理訴決訟出言而侍者辟易
指顧而瞻者跼踖千人離立跂望顏色其喜也溫若春日
之熙其怒也凜若秋霜之飛雷霆起于頰舌而外生判于
筆下吾願與先生謀之郁離子曰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
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欬段之馬黑貂之裘囊無百錢囊無贏金慷慨辭
家踴躍遠遊曳裾而入公門掉舌以動王侯一語之合不

覺前席更僕秉燭熏心酣骨執鞭爲之駭汗虎士爲之吐
舌於是出辭成法建畫爲律條九章以富國發六奇以制
敵陽謀陰閒神授鬼伏指揮而白虹貫日顧盼而長康入
月蓋樗里不能測其機孟賁不能當其決也是以一言貴
於千金一諾重於千鈞吹則猛虎豎毛噓則寒谷生春譬
欬折五兵談笑却三軍氣使燕趙之豪威驚齊楚之君吾
願與先生論之郁離子曰孔子曰暴虎馮河歟而無悔者
吾不與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戎卒十萬虎賁三千犀革之車駕以馱馱服以騶
陶餘途造父御戎烏獲爲右士如熊羆馬如騰龍豁關急

悠殷谷訖丘掛以重鎧音被以鮫國炫燿冬水燐煌晨星
純鈎太阿縵理龜鱗雄戟揚虹公矛製蛇舒光發輝上纏
斗杓乃有角端之弓魚牙之矢控弦而滿月在手覆公先
切而蹲申吞羽黃間雞子時力距黍九牛引挽發若雷吼
於是乎白羽如茶赤羽如絳胡公切音紅大旆鋒旗植以玄戈
建九旂之霓旒蔚雲旋而森迴山陵爲之低昂太陽爲之
震光乃布天衢乃列地衝風雲鳥蛇龍虎翕張屹兮如山
儼兮若城渾渾沌沌其窺其形吾願與先生將之郁離子
曰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僕不
願也

公子曰西方之域有真人焉廣大神通浩浩無涯其力可
以幹造化回天地其功可以拯墊溺拔罪苦起死扶生剖
頑燭冥窈窕愔愔於斟切蕩埽六淫寂寂默默滌除百惑如
剪草萊不遺一莠如龍用壯莫我能當不震不搖障翳自
消不悚不難百怪自散如鏡去塵其光粲新如蓮出水淨
無泥滓以能不滅不生長存至精不形不體無往不在放
之無外收之無內幽精恬漠永享至樂吾願與先生求之
郁離子曰孔子曰攻異端斯害也已僕不願也
公子曰大極渾渾分爲乾坤乾坤翕闔結爲日月日月代
明播爲五精二五媾真形而爲人玄黃兩閒獨爲物靈得

有辭二
天全也是故軒轅黃帝訪于廣成子而受訣焉其訣曰穆
清寥兮沕杳冥洞晃朗兮觀吾庭掃氛埃兮驅蠱蛇部署
衆神兮集子家時風雨兮若晦冥疏不壅兮待其生調其
行兮和厥止保其受兮爲孝子收六區兮歸一握仁靈芽
兮直乃核乘應龍兮入寥郭吾願與先生追之郁離子曰
語曰死生有命僕不願也

公子曰願聞先生之志郁離子愀然曰公子三王既沒孔
子道塞九流楊墨百家並出淫辭橫說從橫反覆慘害陰
毒惘疑恐惑變幻白黑如燄之發可使晦日如水之激可
使漂石縈紆迴通以蠱以賊此其章章者也其矯者則謂

天地爲籟廬黔首爲羣蛆文章禮樂皆不足爲以耀以
使人染之如膏吞之如鉤虛浮譎詭誑生罔歟舍形索影
慢棄倫理此皆迷生之曲蹊蠹世之巨蠹也左今成弧絕
弦枉矢交流旬始攬槍降魄流精爲軀爲豺爲蛟爲蛇犬
失其主化爲封狼奮爪張牙飲血茹肉滔滔潏潏沉膏膩
窮淵積骸連太陵無人以救之天道幾乎熄矣而欲以富
貴爲樂娛遊爲適不亦悲乎僕願與公子講堯禹之道論
湯武之事憲伊呂師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
明法度建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若夫旁塗捷岐狙詐詭隨
鳴貪鼓愚微倖一時者皆不願也於是公子赧然頤頰發

赤目眊舌彊再拜受教曰鄙人不學乃今日始聞先生之言如垢得澆願爲弟子幸甚至誠服膺無斁

郁離子卷之下終

享保十七年壬子沾洗之吉

東厓先生門人

松室式部少輔句讀

寺町品松原王門

皇都書肆

梅村三郎兵衛板

